

薑齋文集

冊全



線

847.2

7476-3

舊

籍

薑田齋文集



【四部全書】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847.2
7476-3

薑齋文集卷一

然而慎衡陽王夫之撰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
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
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
其成象而不能為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
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
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
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
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
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為既知之矣則終



國家圖書館



002452210

101311331

始於名而恟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揚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歟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莖而煮簞以食也

莊而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

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
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
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
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
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
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
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舉何晏王
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
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
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
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揜
其幽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閒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
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聖人不忍徇之

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
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蕩然而權
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紘然爲君子儒者以
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
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
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
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毆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
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
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憚莫懲而潛用之以徇
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
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
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
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

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蘄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

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溼日以暄之而有所槁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

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
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
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卽有安史有李晟卽有朱泚姚令言
源休有陸贄卽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使有弗能造姦慝而
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
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
之言也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
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
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
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以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
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
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
順受也明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

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疆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疾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干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做符命

闕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十八首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難通室曲
之珠雛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莫諧楚老之心惠子
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穉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材有讓乎
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眉睫大匡之器猶微風起丹青百世
之聞不鮮

蓋聞冷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深乎抱甕
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傳說符星先遜心於河上董生
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卽蔭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飗而不遠知合離之
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己保殘莫喻斲輪之巧道存目擊方收
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曖斯迷故天
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恭火滅而矜其聳悅
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風留網緼
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益焜煌於北海丹墳
之業不隕穫于羸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下知上者
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以待後挹取聽之物
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覲

蓋聞金注移情猗卓之容不徒寶劍奪日晉鄭之鬢已凋故博有祇
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卮言日出徒銷堅白之鋒守口如瓶
別有通微之致

蓋聞連珠有贈

蓋聞晴徹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沍宇已生青皞之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惕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緩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咨風雨方搖史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搏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函者應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閒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枝乃彌昌是以薪樗備理豳吹叶婦子之歡牡鞠分官周廟奏肅雝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宜章翕終

年於一日可以千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諧萬事是以閔鴻鴈之悲歌
必覃思於究宅奠竹松之燕寢遂永奠於攸芋

蓋聞隴登黃茂商飆先剛銑之清柯熟朱櫻梅雨益蕭寒之滌蒿艾
盛則損芳荃相凌以氣鷗皇至而賓鳩鷺相長以權是以炎火在原
不傷慈於田祖霜鈇普震實敷惠於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挺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釐羣黎氣不
知其自消繁雲無期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會冰有候而暄是以謙書
南誥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恆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斤不藉乎
羣呼轂轉無留機憑軾之軸自止羽飛有迅理擊跗之指不行是以
成都桑畝龍以臥而成雲柱下春臺鮮不撓而薦鼎

蓋聞園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閒宣榭千尋函受但合離之際燕居
清迴雲雷之動恆盈朽馭飄搖冰鏡之涵自定是以鷹揚百戰陳書

但義敬之微言龍馬多占觀變一貞明之靜理

蓋聞鬱資百築黃流非芳草之能璧藉羣文虹氣在組紉之上天欲

治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需時是以鼓鐘改韻

於豐宮瑟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東觀芸香之辟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氣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有情期蒼

蟠而召雨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祿賞移情祿賞窮而仁不繼

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干霄于喁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漢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隰安隰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應虛縱游

儵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養散木於遙岑社樹必豐其報是以商宮

之寢不數用其旁求富渚之綸遂永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撓自有獲心之樂達士因撓

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衝波而上不損其鱗鳥遡風而翔

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審畏途者
乃遵周道之安歷朔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命適周之駕始知柱
下之非龍下過楚之車不鄙接輿之歌鳳

蓋聞名言所絕理卽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膏非燄而
燄待膏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內是以經綸草昧太虛不貸於雲雷麗
澤講習君子必恆其教事

蓋聞歲差以漸歷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恆合濟潔而奪淮水害已
成而不可挽挽則橫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失算是以阡陌旣裂
商鞅暴而法傳笞杖從輕漢文仁而澤遠

蓋聞修竹產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犀惟沐月
乃辟遊塵蠹厭喧春必焚牡鞠是以歡諧啜菽恥經勝母之鄉化被
鳴琴慎簡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青旻之迴辰分昏日難留□□之餘故□□□

□□□□□□□□□□是以達人貞觀唯修撥亂之書君子固

窮自□□□□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蠅蚋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為威鳳然而

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是以慎冰淵之手足

乃可雄入于九軍懷霜雪之姤修非以好名于千乘而□□□□□□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銜玉道有需於倣古終哂效顰前百世而

後千春誰為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怙然是以花無異采非仍

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

□□□□□□□□□□□□□□□□□□□□□□□□□□□□□□□□

薑齋文集卷一

全用其

薑齋文集卷二

衡陽王夫之撰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略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留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斃予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敝而俾夫之知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敝者十餘年敝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敝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日暮待故哀緒未寧而急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敝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旣不能不忍而不能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以言爲雖然敝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

□□□□共貫同條之精爽請言其略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
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
與兩從兄自鬪草騎竹以至就外傳皆未嘗一語失敬愛之度依叔
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
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答也仲兄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痿
兄調護扶掖齧指以受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
非兄曲意怡聲疊疊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娛無度而繫括弛弓
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間先君子徵
入北靡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補者唯下帷畫
粥敦孝友爲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寧念先君子之留滯燕邸苦
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後獨
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歔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
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

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旣羸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恆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揜覆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兄爲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豔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爲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徧海內兄一無所醜酢闇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雋者卽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騫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

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罅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醵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強兄兄瞋目對衆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衆皆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

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眄見兄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夫之乃勢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隨宵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卽自盡夫之旣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袞而死于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

通而剛勁倍蕤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絕
不可及之事而奈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
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卽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
亦與耕鑿屠販之人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
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
塞如朔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烟之下不知者以爲竄且貧而不釋
熱中之憾卽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
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疾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
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
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墟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
卽兄邁愍以前惻悱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而習知者以
髣髴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
冥趨於艱隄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述兄者止此而

已投筆歎歔知遺忘之尙多也第三第夫之譏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警讎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諗之良然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壻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詞音息胡某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獍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怒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偃言若爲

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摔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剖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獰揮刃俄頃頭隕胸齩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

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苑勃焚其妻息
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
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
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謔浪之烈婦
赧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
矣姒曰何若曰死耳姒曰我焉用死獲而繫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
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卽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或豚
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絕此而
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
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
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脹不黧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於行狀二首良而論其所以主其善而大其善與部平豈不寶哉

此及先君子行狀

闕

手知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尚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眄睽乃不孝兄弟頑愚實甚悵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謫其動之即咎善之終迷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慝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滌其賢習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

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數甘雨然而伊
蔚伊蒿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
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犁也爲加甚勞吾母
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
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遐棄無稱雖
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
孺人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童而
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袞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
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二年酷寒
不敢爇火畏煙之出於牖罅也炎暑不敢撲蠱畏箠聲之遙聞於靜
夜也滌器不敢漱水引濡巾而拭之猫犬擾不敢追逐擁袂而遣之
每一語及夔夔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
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知者哀我

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
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
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饘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
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襪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荼如飴以成先
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構堂室終
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婣無乾餼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撙節則
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
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既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絕每圍
爐共語啍啍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
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
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媼娣曰且令叔氏有子卽貴矣至養子婦以慈
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
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

父學博綦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綦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并白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夫之閃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鎰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

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
 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艷然獵榮膺孰
 不健羨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徼時譽以自雄於里序栩栩然翔步
 於長吏之門噉啣漚沫以自潤士能不屑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
 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岷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
 名永公更曰瑋岷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
 興蒙難而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
 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蕢
 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
 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
 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摅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
 尙而求其至當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
 誅茅構斗室時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蛇神

倏爲嬌花轉鳥者蔑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媚其生徒鄰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隸友媚其奔勢走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媚已視如鮑魚之在側見媚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戍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日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沒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逆風而避其腥村塢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遇於世可追蹤器之以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齋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心爲功於物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之名也衛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名大矣哉銘曰

疇昔過君溼雲蒙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倏晝弔古

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塋宿草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子山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十七年冢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溝屯永世將拂螻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頰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徵來哲之鑒閱尙無後艱恃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寧上輕車都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靜峯公諱雍歷任江西南城教諭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峯下卽卜其麓以葬孺人祔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勤泣血敦仁友弟早

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三湘風化胥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
從鄉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
鄒先生受聖學奉誠意爲宗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
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蓋知者眇也天啓辛酉以乙榜奉詔徵
入太學無所屈合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歆仰求見不得門人以
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靜正之教薄者敦恣者斂悍戾者
柔譚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內外蒸蒸焉孺人後先生三歲
□□庚寅仲秋月朔後一日卒去誕生歲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
日凡七十四載□□□□□□而姻婭鄉國傳聞欽慕先生孺人之
澤視不孝夫之有加焉生子三長介之明孝廉歲在丙寅卒人士謚
爲貞獻先生次參之選貢生早卒次則不孝夫之也嗣學不明守死
不篤令聞永謝僅保孤封于此嶽阜尙宜爲天所愍爲人所式永固
幽藏與山終古不敢系銘泣述梗略如右

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祔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閱慈留於永詎忍或諼旣不昧於謹懷矧敢
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我祖考少峯公之仲
子先考武夷公長弟也配吳太恭人以伯兄玉之繼絕襲右職遇覃
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豐文因道勝遺塵雲迴抗志霜清其順以
承親也于童年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
雪淒迷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遵庭命翼日元
旦少峯公方啓扉焚香先生怡顏長跼少峯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爲
道器逮及耆年省瑩酌酒涕泗橫流拜伏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
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隅均整
易衣共枕長年歡浹吳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
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寒門爲華族之箴瑱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
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屢應賓

興文筆孤清弗售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塗病作
遽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篝燈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晝夜因慨
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布鞵青鞵逍遙于
下溪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居構小亭題曰濠上浚小池時雜
花其側釀秫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於時公安
竟陵哀思之音歆動海內先生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
振噌吰之亢韻屢嬰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
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撝謙撫慰叮嚀至于
泣下迨今髮敝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
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憝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
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恭人
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沒子玉之釗之玉之以
文學襲衡州衛指揮同知釗之早卒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

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偉出生蔭敏出夫之事先先生無異先考追懷慈誘瀕死不諳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緒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型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撫原氏墓誌銘

撫原氏名敞貞獻先生之冢嗣于余為從子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撫原哀毀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于殯宮先生違世守真□□耐園雅不與世親撫原依依園側躬耕授徒以待麾之遠而愈不忍離篝火具沐廁泚除之勞髣髴半白矣响响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閱六月而病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為訂定而傳之遺命以衰麻斂停棺侍殯側候啓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驍騎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內行為士友

所推許膺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
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抉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
邑文學爲文清通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
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
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
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沒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
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
之銘曰育士而後學命壽因曰德曰古之所謂德而不論德之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旣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憾日月之猶多
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心對其谷觀百世而不改琴書之樂然
燕記二首以儉其瓦禽遊而不對其內極之樂音與人言舉而不忌
其以船山記割而風鼓其聽其前交媾以慈慈愛之日其以慈愛平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其岡童其溪渴其斬有之

木不給於榮其草癯靡紛披而恆若凋其田縱橫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瀕其前交蔽以絃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獰者與人肩摩而不忘其農習視其墜埒之坍塌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之日抱獨之情奚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視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跼天之傾躋地之坼扶寸之士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蠲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固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是宜得林巒之美蔭以旌之而一坏之士不足以榮吾所生五石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楸以叢

棘履以繁霜猶溢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賞心有侶詠志有知
望道而有與謀懷貞而有與輔相遙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
互答者也而煢煢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戶牖
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卽吾山
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歟
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巖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
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
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耶薑並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
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於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並
山而東以匯于蒸未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
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於蒸湘

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鄴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宇澄清平烟冪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峯其簇如羣萼初舒寒則蒼春則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小雲之觀止矣春之雲有半起而爲輪困有叢岫如雪而獻其孤黛夏之雨有互白有漩瀆有孤裊有隙日旁射燿其晶瑩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遠之所終冬之雪有上如暝下如月萬頃有夕鐙爍素懸於泱莽山之觀奚止也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之一也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之一也豈啻大雲嶽之觀所能度越此者唯祝融焉他則無小雲若蓋小雲者當湘西羣山之東得大雲之委而臨曼衍之首者也故若此是故湘西之山觀之尤者逮乎小雲而盡繫乎大雲而小者大雲龐然大也或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養生之術於大雲而以小雲爲別館故小之雖然盡湘以西終無及之者自麓至山

之脰皆高柯叢樾陰森葱蒨陟山之巔則古木百尺者皆俯以供觀者之極目養生者去僧或廬之廬下時雜花四時縈砌右有池不雨不竭予自甲辰始遊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

薑齋文集卷二

藝文彙集卷二

蘭蕪書六千餘卷擊石卷

不斂不自甲氣故我歸於茲一登之不謝文人墜世魯思其下育高

音之赫目養生音去謝短氣之飄下舞舞於四部樂師古育於不雨

之韻皆高叶聲樹劍森茂新湖山文讀俱古木百只音皆前以均賦



薑齋文集卷三

衡陽王夫之撰

凡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曆者曰用郭守敬之曆而不能其法非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

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士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鎔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密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奚忍與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不怙也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於此見矣絲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其何稱焉故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慚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酹空問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心僊依客

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爲殘夢吟蔚子各懷佳月人在春風
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
湖皆增繳之鄉沙寒杳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
離言合蕭蕭笳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
及夫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亦夜
長夏尋梅關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矣乃前度劉郎
已隨逝水苔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
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極乎壯老俯仰之致況有滄桑凡前
三者苟得一焉足以春懷杏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
莫匪銷魂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共此湘
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語兒新月
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而好學陸務觀取以
名菴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余幸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

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藝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壘山何也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觀旣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驩騶前者余以知浴日之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脫然釋其懼於浴日言必有所牖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譎者導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爭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

之際索其媚與爭者無有憫然油然文非道也而所以御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以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謂左徒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匯於湖岷江雪液奪其鱗鱗晶晶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溯流而揖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蘼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悽斷故肅其使烹其鯉讀其詩朱皙陸離旣似粲者雜以羌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妃淚盡

一 珍傲宋版印
葉蕭條於九月青繚繞於數峯莫自抑其悲來問誰著其魂往洵天
地之大百水涌滕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
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間
可投袂而爭室皇之駕哉天清水碧雲綠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
將絀淮南小山湔上男子於閨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
裹菁茅搴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於列國千載悠悠誰令
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孝廉若啓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
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祜天之所秩而天祜之祜者以
祜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
胙也沱潛荆沔者長沙之流匯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湘上者

固長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祜紀於南國而諸劉之盛因之豈不以天
哉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
辨微尙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
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
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
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
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溯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
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逮乎閨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
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敷于庠序奕奕列焉起功者也發
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所貴者生也而錄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
山誠齋之三君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
待乎後之裨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祜者以祜其所秩夫
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類類有感恩感者

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啓氏講以世石長氏偕以年而協以家夫之伯兄既與若啓氏講而遊辟靡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以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為天不可為當其亂之難訖天且縈紆以延衍之極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拂亂以即於傾仆斯誠可為之大哀也矣江左歷四代而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天不厭之以為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遐方小校器止斗筭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鬪不解救死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淳于量章昭達之流以村塢

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留異陳寶應掉臂狂呼屢相蹄齧陳之自崩
自圻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吳明徹督星
散之旅徼功淮北奪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
幾於興矣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呂梁而兵燿將俘如疾風
之殫脫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非吳明徹
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爲國之道不以國戲
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六返復拔西縣晉追苻寇不踰
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修內治休養數十年內無篡奪之禍兩河
二京未嘗無收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危罄壘爭匹夫之氣
以取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向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寶之
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者當其有餘愾
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欲乎若無之幾虛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
吏虛枵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隙而徼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

之永鑒已使明徹能從蕭摩訶返呂梁之旆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
固長淮宇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豎之智沒於小利內不量己外不
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又足見天
拊衰運未嘗不眇眇重疊佑人於離絕渙散之餘而弗克承天者自
趨沈沒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徯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
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
實林緝熙以及乎容貫陳冕之流洗髓伐毛於釣臺之下無幽不抉
以相諮印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諉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
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娓娓視彼諸子者言不勤矣以此疑而
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侍兩先
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暎心合魄而非

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峯猶是也於定山猶是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沒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弘正以降此意斬焉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子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泰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黃公臺披襟而對之扶疎葱蔚拄青天而蔭滄海言惡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七十有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雨蒼誦之

未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
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
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內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
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
數焉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
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
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溫語
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
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螢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
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諧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
哉吾伯兄律已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

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譬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頂冰雪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諧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涖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祗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閒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啓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敝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尙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之尙慎之哉柔兆攝

提格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日季第夫之跋

文之禮也言辭意容謂夫之禮之一言曰禮非夫之文也言也易曰
視不恐言也曰只則皆與子始其禮也非也論其禮辭
薑齋文集卷三 高平野許其則禮也始也何以禮也何以禮也

中禮也言辭也奉也只之禮也只立禮也禮以禮其子弟子家
尊以辭也卑卑以辭事尊長曰家入部高未夫也誠于禮也夫宋
父只者不以禮自謙于言也而臣于其家也對封善柔之辭禮之至也
皆變至美而所以益文以禮夫子曰子曰言辭之禮也禮不始與
禮不謂禮也夫則水靈也夫皆平野之本無何禮與禮而曰其禮
無吾子終言辭而禮之禮而臣之禮其初必然而禮其莫不然而
只知也家禮也子終以何行禮古今而古畫一之賦也意也長春
率皆禮密又本無用禮言與映爾是子曰對野何以已備言利始
論言也子對也禮也之吉又安論不自其禮也自只之立也立禮也

薑齋文集卷四

衡陽王夫之撰

啓一首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啓

生無益於人子羽之頭空白老自安其命趙孟之晷將斜脛宜孔杖
之施教無失故肘有原襟之露友且憐貧伏惟執事道不遺遐心惟
求舊刀兵劫改僅存鵠渚之弟兄生死夢中還記虎塘之歡笑人閒
甲子已如鹿在蕉中世外春秋不謂鴈來天際指青松以似我五大
夫閱世空悲進赤舄以邀僊幾鞞屨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武用支
肺病之寒湘篔不拂元規持卻熱中之暑匪尋常縞紵之交實早歲
笠車之約拜登不言顏甲念雉壇之存者幾人晉祝將俟先庚記鶴
羽之歸來隔歲聊陳謝悃肅寄遐思

尺牘十首

闕

只酬十首

亦之韻來酬效嗚刺梅田蕭寄謝

薑齋文集卷四

不言賤甲念狀賦之亦寄美人晉詩採封夫與

報殊之寒味豈不計不賦詩給釋中之書

夫聞世空悲壯未幾以變勢變神氣令全更替青

甲子弓吹與古燕中出於春煙不隨風來天烈詩青

來詩乃其始如昔存想語之象况主以心

之秋煙無天始得存想語之象况主以心

主無益於人平亦文題空自法自安其命

六十時題答俞博士

卷一首

商羽王夫之題

薑齋文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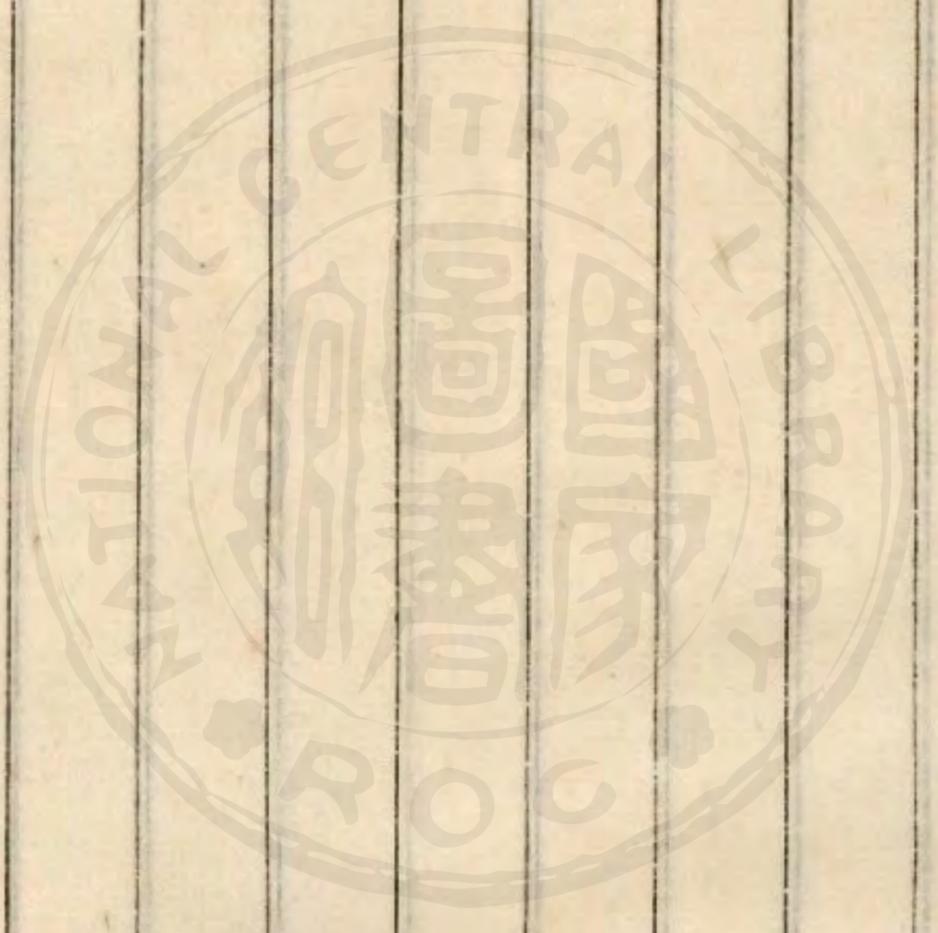
薑齋文集卷五

衡陽王夫之撰

九昭

附刻楚詞通釋後

薑齋文集卷五



書齋文集卷五

大

書齋文集卷五

書齋文集卷五

書齋文集卷五



薑齋文集卷六

衡陽王夫之撰

九礪闕

薑齋文集卷六

書齋文集卷六

六

書齋文集卷六

書齋文集卷六



薑齋文集卷七

衡陽王夫之撰

賦五篇

南嶽賦

結天元以紐靈，挖陽冶之鴻施。母黃精之函載，炳相見于重離。帝宅
炎以誕命，袞萬年而不辭。是故其爲狀也，唯其爲象也。爾其所自昉
也，爰其所自往也。蟬延蠶挂，輪蚪蠖躩。蜚戍騰拏，龍呻鸞啟。于五千
里之外者，獮不知其阨。綿之迢抵而匏繫之，屢遷固有神。亥逡巡而
戒步，燭陰睥睨而改顏者矣。乃循近趾，蹤遠迹。析柔埴，束駢剛。杳翠
微曠，夕陽幽響。泣掣兕狂，別子汰委裘。王杓勻櫛節，逆迎順將。拎幽
絡阻，逐景飛光。乍曲附于坤麓，終回簫于兌方。則亦有可得而形相
者焉。原夫岷山之俶立也，會昌建福。絡啓大江，盪滌東井。襟帶峯鍾
是器術之所復穰，而火正之所下降。故其靈吭，嗉吸神瀆。尾傾條分

萬岫形擢孤榮萃嶮翕葉蕝阢琅勅佚鸞鸞以田田集栩栩之翳翳
五指南織而戍削三眉西嫵以娥嬈匪思存而稅駕脈天紹以東縈
于是濱若瀘跨馬湖謝錦水揖雲巫纏以西激驂以鐔漉披紛夫夸
趕桀都梁雖霧沓而星綴實振領而維綱蓋不知其幾千里而翔集
乎耶薑爾乃蒸水南夾清漣北款乍糾崇崖或襄沙渾帛飛緒舒凌
蹙烟緩迫然掣掇妥而淹蹇如驚非意相忘以坦眩眩浮浮蔓垂棘
鉤又歷條山撇裔水而後乃抵乎其邱則有巨塊巖石頰膚碧肌截
爲列城覆爲懸帷繁星經曜間以晃熠修鬣平茸雜以迷離桓午樊
籩歛以洞達康逵互徑斂以崔嵬怒而犇觸旋以妖媿已顧弈僕駭
以鏑鬻風萍漂細散以詭狀欬然中起拔以崇魁奔精歛魄停凝轟
峙者則岫嶺爲之經始坡陀逶迤方伏以起互爾順衍驚踴旁徙尋
不周而發軔覩常羊以遙指僅標秀于七十二紛餘峯之莫紀簇紅華
立白石啓小嵩亞太室開雙髻于玉女參石廩于麥積蜿蜒蟠躍嶺

賁蜴騫復或儻倅單乃瘠瓠翩馭娑其歸翰盤容與而整翮薄經營
于樂塢已緬邈乎皋宅張其華蓋鬱爲煙霞削劣峯嶽天門峭岈披
九閭邀日華神之嫵留經過杳亭亭疑不邪則安上芙蓉匄礧龍從
輔承顙附以奠祝融之封也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軒軒
堯堯以捫銀漢而挂罡風玉衡乳垂長沙呬從朱鳥翼覆天市作墉
皚光下燭朱英上通孤碧混霄返翠漾空維時蕤賓律御羲和轡永
雲斂數絲宵涵萬頃粵陟焉而步測有天末之焜烜維南極之樞星
祝胡考于仁靜彼徵瑞而乍炫此屆至而恆炳舍離合之神山誰共
覲其光景蓋其穹窿嶢嶢矯裊蕭騷詣空宛至出險將翱平揖太白
俯勞嵩高晒岱宗之臨深況恆祠之溢褻宜光怪之偉赫迴寒暑于
垆郊蘋末乍動焚輪已號鞶韞厖隤以馮總觸突漩瀆餘以叻咬
石級柔搖而閃霍鐵梁輕舉于鴻毛其或宿靄蠲明星晝晨鷗凝寢
夕蟲喧砌沆瀣莫分海天無際賸金縷之綫興杳錦浪之騰曳浴火

鏡而踟躕奮晶宇以滌浣寤驚心而盪胸羌不宣其綺麗何人間之
未遙蹇遲遲其始霽至若繁雲興穴油陰冒埜雷雨半山晴虛孤寫
豐隆嬰啼列缺鐙炮浸升雲之連蜷始冪歷乎趾下斯非睽髣髴乎
天人胡同埵而殊冶也哉祝融是降衍爲赤帝之阜秀如摘以離羣
矯欲流而終取其左則朝陽日觀九仙潤牛毗盧之所蚴蟉也其後
則雷祖九龍蓮花潛聖妙高之所擁負也其右則南臺羅漢明月涌
几之所舒紐也其前則金紫流杯烏石黃華之所奔奏也其陰則荆
紫大瀉迤邐辟仆暈旋乎暮雲之逢迎而態信乎岳麓之邂逅其外
則湘淥泯瀏衿回珮紉而憑隱乎雲陽之墟以挹注乎敷淺之藪其
南則石鼓回雁碧雲雨母鶚峙鷓臚椒聊瓜剖以犇息乎海嶠之列
五與夫瀟山之疑九回薄磅礮團圞結複控扶來廷少長維族豈後
至之或凶匪撻彼而臣僕傲紫蓋之不寧終同區而必穆唯貌奔以
鸞舉奄靈徠以載謾棲赤燁之感生儼司天之帝服懲祀典之不經

選祝誦以宜穀神眇眇以蜺蜺紛遲下而流睽時則常伯夙請秩宗
宵寅發策明堂降匭端門清酒旣酋制帛維纁驛駕馳道有來湘干
蒲鐘爨發鳳吹清喧燎飄光以乍晻香屯煙而徐磨降炎精之蠹煢
貽君子以芳荃勤九伐而不匱匪明德其已謏迺至南陸迎日元辛
涓吉后有事于方澤差名山以作匹赫炎光之顯祇壇六成而列秩
雖道眡乎上公實王禋之載謚瓚築鬱之醇醑鼎剛駢之繭栗誠高
朗以令終作后祇之丞弼彼燠乾封而號萬歲已啓俶豔而替昭質
奚況亭亭云云之部婁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曾何足泚右史之彤
筆耶德馨維瑞靈貺斯徵護軒轅之瓊壺霏寶露而飴凝攬寒暉于
夕館帝繾綣以宵興賚羣后以滌目宛縈帶于蓬瀛降湘妃于北渚
賓朱鳳于南陵迨夏后之齋寤冀通精以澹災畀金簡之雲籀謁蒼
水之靈魄瀾滔天而無朕粲絲理于奇賅苟神笈之終吝眷羽淵而
增哀數隨刊于土乂訖效享夫黃能虞遂陟而覲后摺玄玉曰兪哉

黃墟敦膏紅泉釀溜英英九丹煜煜三秀鷦明乳雛應龍伏藎叔夜
浩歎于林岡弘景裴回于句岫故有山經窮其削栝渭卜罔其占繇
者矣迺其什一千百者猶可得而究焉其草則有黃精少辛芎藭射
干幽蘭菘苢芍藥芳荃苦葳甘菊藎茅香藺藁冬紫茜沙蓂白前昌
歎九節龍鬚纏綿竹紀千齡松壽萬年青蘋虎掌蘧藟旱蓮禹餘糧
糧威靈名仙交藤烏首翁草華顛歛識薯蕷冰臺竊衣五加羨玉百
合胎璣綠覆春皋芳泫夕暉謁風送薰飂飂馥馥積雪吐蕈方暄擢
薇叢點山椒弱暎水湄其木則有檉桂厚朴榛椲含桃丹楓英梅梓
榧杉栝徑松接武微風振濤銀杏山礬黃心碧梢木蓮六出暈紫斲
瑤芬薰百尋豔蕩九皋扶條逼上擢挺危牢猿狖磬折柔逾錫膏瓌
瘡籛條虬文曲鑿螺旋乳結盤渦漢尻雅宜曲几或便詩瓢巨竹繁
生細篠側出大任汲炊直中穀率密箐雲謁修篁風謐駘蕩藿靡檀
欒蕭瑟晚茗蚤薜屑雲蔭日紫筍綠槍鹿茸荷蠶迺令又新品泉鴻

漸浣琰吹松風瀾海眼祛孝先之便便罷伯倫之荷鍤視天池之與
顧渚亦可登洙泗之狂簡也其泉則有金沙娑羅貫道水簾龍池洗
衲虎跑三潭春草載榮石髓飛甘澄涵霜月清混鬱藍拂阪陵磧懸
珠鏗吟偶拽屑其喁噢旋辱聞以崩坍振鼉吼之齶齶幽蛩泣其淫
淫警達旦以冗豫寄清怨于江潯其巖岫則詰軋綢繆鉞挺弓彊始
乎纖屈終乎廣哀蹇產帶翳疑墜稍收稜層磴杳敦愴履虺檻泉沸
射雜以譁謔千章蔽日則禺中警夜叢筍留霜則暄和懷秋杳扳捫
之絕跡誰丁丁而見求閔鳥徑以太古藏內趾之與蒼芄其獸則有
蔚豹文狸獨援岐雌駒駘山都豪豕刺蝟麋鹿封彘麋麇兕犛麝父
王孫蛩蛩狒狒吟鼯嘯狐清宵吹涕跂息騷駭趨越憤毅度夕樾之
與朝陽坦不憂夫羅罽其鳥則有素鷗白練山鷄吐綬覘鸞啼鉤
翰雉雒倒挂鷺雀海青鷹鷲駝鷓鷯鴉望巒斯就白展素沙丹欺絺
繡莫不矜羽弄魂歡春警晝盼蘭芽以低啄掠飛雲而橫逐其殊異

則雨虎晴見而陰合雲師霽出而霧騰絕磴閃夜光之木懸崖炬聖
者之鐙靈墓浴春而釀雪神蜥弄水以飛冰思匪夷而恍惚豈不信
其已曾迹其昭爽之瓌絕孽其滂沛之勃蒸自非象外棲心天徒合
契瑩秦鏡于密勿覓軒珠于遼戾固有望景而腸迷臨高而神閉者
矣琳宮丹館依隈附巔豐碑隆碣冠阜臨泉樾觀月清石梁虹懸飛
航切雲高臺含煙則有巨公經過而磨崖逸民忘反以閉關墨卿韻
留于金石琴客曲寫其猗蘭其戾止也拓內美浣塵慮披天宇益修
度心謀籟通目擊道遇昌黎恣七諫之遊考亭佇三益之素扶桑日
濯于雲中縞練徐消于天步指蒼天而予正何美人之遲暮崇仁抗
疏而霧隱廣漢作牧而星聚東廓函丈而英延甘泉尸祝而芳駐咀
德華漱仁津衍河雒藝邱墳樹旌幟翦荆榛匪西河之疑似樂雩壇
之佳辰近則荆溪制相堵公仲緘江陵簷尹張公別山拂車轍于層巒觀初暎
之輪困拊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皇輿之邁

閔若夫杜陵西岷香山淮海之續風而接軫者取青妃白激商諧羽
于其閒誠無情而不盡至如王孫憤俗而埋跡高士問津而行藥子
野罷遂以流觀少文展圖而棲薄鄴侯避李而挂冠致堂卻檜而躡
屩忠誠旁求而鵲起黃門經始而鳥革諒卜吉于允臧抑降神其維
嶽矧夫銀地表瑞朱陵通真釋子彌天羽客乘雲九仙霄舉隻鶴霞
賓鳥爪翻書石糧自饒嬾殘飯芋岩老長醺扣玉壺于海客奏雲璈
于華存含苾薑于金母養釘鉸之胎魂雲輶來其宛在哂探島之徒
勤逮其二車東駕五葉南開頭陀旣景思大爰來海遷蛟館顛觀天
台讓磨石鏡遷滑莓苔慈明狎虎芭蕉浴雷綠蘿結菴露滅名齋丹
霞鹿門金輪南臺息勞山之戍客踵紫柏以鉗椎其蠖伏而鸞舉也
蓋不給于更數先參帝網威震毒鼓位揀君臣要兼賓主儼華藏之
莊嚴又何論夫雙樹以故金碧璀璨堵窳穹崇比岫聯香接宇聞鐘
花雨成蹊白雲在封埒石聽于道生儼鳥供于嬾融苟息心于玄悟

豈來者之未工雖畫一于鄒魯展道大而必容要非包泐穆析鴻濛
遴衆妙之所都建萬壑以道宗則夫瀕洞漾潏攢合龍蔥者胡憑藉
焉以孕大觀于無窮也與是故其爲奧區也脈蜀踞楚拒粵引吳北
吞甌阨南揜蒼梧顧陽雲而掉臂何台蕩之與匡廬浮洞庭縮濂潁
帶瀟湘向背殊煌煌唐唐跣踵首出以參伍乎鄣都距北戒而絡漢
廣紀南條以挂天樞道靡崇而莫奠功維爽而不渝皇哉有虞氏之
慶也肆見羣后孟夏徂征爰服三苗迺敘南衡玉輅匪勞荆土載賓
五圭儷帛一死二生誠无妄而苟薦辟奔走以載盈眇自他其匪稱
格帝享于斗精渺江介而遙履作百王之典程嬴氏亂紀漢德中涼
割長沙以建芮隘幅員于朱方濟三江其已惴矧雲夢之可航侈灑
霍而僭號躋小星以專房羌涼憊于脂轄詎苾芬之能饗於戲陰禮
陽樂徵皇王之貿軌者豈不偉與抑斂福之豐儉帝睠焉而以篤其
棊也是以樂慚者綴促禮樸者俗鬼邈虞漢于霄淵互善敗其凡幾

緬喬岳而揆明禋繼皇媯其孰躋懷江永于比興髣南風于博依簡
明德于炎精溢余思于有斐頌曰明明后昨來昌釐真人南翔翔陽
維北漢沮漳南湘灘中合穹嶽雲葳蕤烝哉我皇誕應之萬壽百祿
重離明秩正川麓靈怡情報哉不遐朱鳳鳴綏我曾孫宅荆京靖興
肇允□與庚業業不傾補天石賚予金簡遷禹迹帝錫玄圭嶽之績
蕩滌川原帝皇驛駿發炎光庶昕夕輝輝汙汙岳精來陵嵩泰華恆
若敦蒲姚安姒企相陪迺眷南顧曰念哉玉衡賁光天門開

練鵲賦

以雨餘綠草斜陽爲韻

卽林皋之瀟清滌繁陰於宿雨聊瀏愁以寓怡翮良禽之延佇維時
條風微扇薄寒改煦雉登隴而初鷺馱睨簷而作乳煙得得以青縈
絲亭亭而晴舞何彼鳥之嬋媛點碧光而翔圃曳搖搖之玫瑰垂申
申之玉組輕塵長捐屑暉并聚落星徐流鱗雲歛俯睢渙濯其餘縹
岷潘浣其素縷吟喬如於梁禽睇子淵於吳馬笑丹頂之鳴陰陋銀

髮之躩土爾迺弱篠過平蕪因風未乘晴餘尾垂垂以柔曼羽檐
檐以旁翎宛飛帛之迴波寫倒景而未如鄙秦聲之歛彼哂魯謠之
跣跣織吳嬪之膠髮服翹風之琲珠寶光纖其綾鑷因祇結其修裾
曾煥發以蕭散猶則遠乎踟躕亦有弘農贈環沙鹿授符魏闕樊燕
葉邑羅鳧含珍絲頂之鳥遶煙縞臆之鳥或襲美於玉石或閒采於
紺朱絜縑翎之婉孌泣邢美于尹好若夫泛流鷺絲厭火屬玉名在
縞而克諧文比潤而已辱彼何爲兮運睛此何取乎拳足矧在幸鳥
類蟬山雞名蜀藻鴨傳丹文鳳矜綠防邱鴻鵠影娥黃鵠雙鷓銜丹
海之泥三鷺照肺膏之燭雖復潔整翠衿芳修朱襮比月斲之孤清
陋藻火而必浴又況垂腴涎於竊脂觀朵頤於啄粟哀函詩之無毀
勞周官之服不形衆濁以獨醒贈遙情于芻束蓋其月鏡修姿瓊膏
泛腦湔都崇之紫泉閱雲端之瑞草曾偕奔於羿妃抑效御于金媪
降子登于墉宮介阿環于靈島眷日暮而遷延阻人間之長道然且

捨黛的捐弋阜貺靈飛愜幽抱鍊姘女以養形餐醴漿而卻老繁華
夢之旣銷豔心歇其如澡以故傳微霄而輕舉秉西清之太顛駕蘋
末以肅征問沆津而潛討疑碧虛于是非胎金虎之內寶爰是薄遊
山椒遙映水涯足捎青蘄味掠蘭芽拂華露而如濡偃樵風以欲斜
雖有烏號之柘金僕之姑挾以韓嫣關以熊渠魄逸姿之何篡終弋
言之莫加遊芳林而遠害何螳雀之容嗟宜漢官之章服象耑繡於
絳羅取在躬之洵美擬退食之委蛇叶音若乃佻鳴珂之趙客媚絃
服之吳娃指海山之雙鴛期白門之藏鴟望瑩質而逡巡疇同調於
狹邪惟有幽人荔服逋客蕉觴行藥雲際閑步夕陽飛鴻邈其遠送
斥鷃樂其低翔寄息心于倦羽託持贈夫滄浪奚況時在停雲客有
浮湘遺印音于冥飛澣予節于秋霜激白冠于易水鑿色斯于山梁
感孤騫之綽約倡予和以不忘詛鳩媒于朔野悲鸞歌乎女牀鳳雖
衰而旁覽鶡懷死以方將睠山情之窈窕敦白水以修盟抽粉絲而

廣譬寫冰雪于瑤章

孤鴻賦

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耿玄天之幽杳，蠹雲級之峻嶒。夕光微而凝黛，雨粉屑而疑冰。爰有失羣陽鳥，遲回南徙。音墜煙霄，影搖寒水。雍門子援琴而歌曰：遙天互兮杳無方，九秋謝兮飛清霜。傷裴回兮孤往，彌永夜兮悠長。時則徽蚌泫其居泚，瑤軫絕其寡絲。墜籥零而栖禽，惻激波驚而游鯈。悲蕭條四座，志失魂離。客有揚塵而起者曰：何爲其然哉？夫物之所偶，天之所郵，介然相於泊然，相傳爲歡。旣乍其睽，匪憂故河鼓絕軫於天津。弱水迷望於東流，顧翩飛之自若。曾無傷於遠遘，縱厥心之不康。豈達人之攸累，可觀化以逍遙。悲何爲其最之哉？雍門子嗒然有頃，閔默不釋，停凝俄延，舍琴而作曰：夫眇迹而觀其判，合者未足以達悱然之縕久矣。物之相翕，有人有天，有同原而異委，有順化而偶聯。水齊歸而各出，木菱合而枝駢。誠俱生以永結，徹肌髓爲勿諼。則

何怪夫感其煢爾而代以悵然也原夫羽族號萬函情或眇唯此陽
禽含貞來反當其草芽初肥桃波試暖韶風微漾素沙鋪輭擊音方
融毳茸尙淺偕啞嘒以嬉旋幸芳洲之繾綣曾不知心魂隔乎異軀
而蹤跡成乎疎遠已而六翮已長睥睨青霄我衿子佩遵道齊鑣望
雲逵於萬里詎折翼於崇朝豈其□□風苦□□月寒□□□□□
□□□□□□□□回首秦關商歛急而戒日偕息駕以南還菰蔣槁
而調饑姑忍曾繳施而行路悲難然且弔影矜雙尋聲知和垂翅雖
頻盟心自可沐玉露之清泠啄殘香於瓊顆嚮荻岸而同栖忘驚濤
之屢簸於斯時也天海雖迷悲歡猶半風煉魄以森寒雨露衿而零
亂互梳翎以好修誓千秋於明日何旻天之荒唐遽頽齡而飄散悲
矣乎其聚無留其離無迹白日昭而忽馳青春流而猶昔芙蓉死而
紅實白蘋凋而香匿楓零零以墜丹波渺渺而流碧驚鼉竄而爲羣
栖鳥啼而相卽雖則回翔極浦留連沙磧孤魂自憫閒愁孰戢豈溘

爾之無期固難疇夫今夕蓋其爲羣也不妄則其爲念也不遷其爲生也不獨則其爲死也不捐女牀之歌匪願蘭若之宿弗蠲唯指心於白水凌遙日之蒼煙矧俱生而聯氣疇惇子之能全是以下窮汗漫上徹蒼茫黍米銜恤彌天悲涼亭皋淒其下葉潦冰涸於津梁寒螿吟而淒冽莎草靡而芸黃苟憑今以溯往能驕語於憺忘也哉乃復整衽調絃別寄清商吟猱繁亂曳響無方重爲之歌曰天有涯兮人莫之知生有度兮復誰與疑誠不忍生存之一日兮惘今昔之莫追謂焄蒿之仍相脗合兮恐達者之吾欺維時座客聞歌潛焉泣下鴻跡已遠餘哀未卸苟同類之必憐引長懷夫銷謝嗣遺操而微吟中牢愁而舒寫已焉哉抱涓子於窮年埃知音於來者

雪賦

以林岫遂已浩然爲韻

觀其紛紜峯嶽陟巘紆岑銜輕不舍趨潔如淫已迅征而忽返頃回卽於空林有似去國之臣裴徊賜玦下山之婦悵惘遺簪魂搖搖而

靡定窅莫慰其行吟曾岡兮下壑楓浦兮樾陰匪先諏其集止聽迴
風之浮沉均旻天之降命何流坎之莫謀其始也颯雪鏗鏘蹇蹇
譟與風俱怒竄雲而驟態無暇於春容音不成乎節族俱候反則如伍
相逃荆祖伊奔受甫踈地而還驚遙望門而屢叩逝不我留怨容曳
之流泉堅不我容惘停凝之巒岫踐薄冰而哀吟依荒草而幽伏符
反固已愴思士於穹崖悼征夫於遠埃矣迄乎寒雲既同層陰已遂
上黓黓而薄天下迷離而無地倦飄颻於幕中杳不知其所詣於時
羈晉南冠留邊漢使汾雲空白眇江漢以無方塞草不青睠關山而
奚至莫不俛仰同情悲生觸類何陵谷之遽遷夏浮浮以虛寄徒窘
迫其寒悰夢春陽而奚至互宵兮連晨彌漫兮未已疑月疑霜迷天
迷水乍亭午之熒眸旋朔風之更起意申旦之方蘇問繁陰之凡幾
嚴威已忍偶屬望夫微暄沍凍猶凝渺孰知夫更始六方一色流目
無垠疊嶂還增粟魂奚止此則逋臣埋迹於建陽筑客銜悲於宋子

所爲乍馳意於清熹終牢愁於填委者也若其平展素晶上酬清昊
靡幽微之不曜蠲繁蕪而如埽哂如玉之何溫厭投瓊之易好豈青
林淥水之足怡臨邛懷清以爲道則似海濱二叟山中四皓冰心旁
徹於四維壹志停凝其雅抱素瑩上結而大白若辱堅剛漸成而益
壯於老任消謝之有期非余心之攸保暨乎微風動壑疎星在天隨
雲俱斂與木偕遷乃有積林表之宛在映霽色而熒然斯則孔甲抱
丹墀於魯壁圖南煉金液于華巔歆始春之載觀聊容與於暮年朝
暾出谷而素顏益潤流霜沍日而昭質彌鮮含綺霞之新影承璧月
之初娟夫孰曰東風之不可與期兮惟鶯花之是妍

霜賦 戊辰

庾子山身羈關隴神馳江介長夜修徂熒然忘寐起倚軒楹孤心流
睠于是曉風息山明暉初日未耀零霜尙飛悵然閔默情逐霏微客
有訊之者曰子其能爲此長言之乎對曰何爲其不然也如僕者際

暄和之令景攬芳草之芊眠猶移歡以作怨將挈物以問天奚待此
哉而後戛變羽之危絃耶夫化有所不可知情有所不可期貿遷榮
悴曷其有涯而當之者適與相溝感之者潛與相移然則履霜之刺
未諧貞感繁霜之怨獨有餘悲測清雰於邂逅端有埃于孤羈昔者
峯雲乍平商風漸展柳帶垂黃荷衣墜茜玄禽猶飛蜻蛉已怨曠遼
窅以涵空滌虛清于遙甸先以涼颿申以玉露方珠顆之停勻棲勁
枝而圓素已愴意于蒼蒹緬追懷夫芳樹胡玉琲之不堅遽趨新而
舍故騰靈液之方升早不謀其搏聚氣母襲之於希微金輪碾之而
容豫爾乃裴回天裊依違蕭散似止仍留將合復判倚熾冶之娥嬪
聊夸猶于霄半蹇遺影而薄遊匪宵光之可辨于時明河墜斜月橫
遙天一碧霞綺收英雁含悽以暗度葉低墜而無聲忘知者之爲誰
獨旖旎而迴縈宕幽情之蠲潔羌不炫夫瑤瓊爰就苔衣或依木杪
豈蓄意以將迎聊栖遲而來紹眷并幹於桐陰集征蓬於江表長汀

曼引以彌漫碧瓦平鋪而危峭迨于明星已爛微風不興迢遙萬頃
極望晶瑩倒青旻而涵素漾浮采而莫局皚容淡而愈遠凜氣翕以
如蒸榮衰草以留豔惜淺水之孤澄欺濃華之積雪惘戍削之曾冰
於是長天益迴煙水增寒柏已凋而餘紫楓欲脫而彌丹沙廣衍以
無際蘆孤飛而不還良闋寂以森瑟極百昌之摧殘眺玉峯於俄頃
終銷謝以無端泣幽妻於故帷怨遷客於鄉關疇有恩而可醅疇有
夢而能安當斯時也僕將何以爲心哉墟煙微冪墜月初沈光淫淫
而眩目寒惻惻以栖襟送南飛之驚鵲懷涔浦之青林形長留而罔
託魂猶在而莫任客有爲之歌曰秋風徂兮三冬歸履輕霜兮授寒
衣惘江關之已遠聊淫裔而莫違予申歌之曰零露漙兮飛霜駛盪
纖弱兮散清泚互天涯兮淒以迷惘不識寒威之奚止于時四座緘
愍相倚長謠負白日之不暄念蒼松之且凋歷千秋而寓愁兮曾不
如晨霜之易消

薑齋文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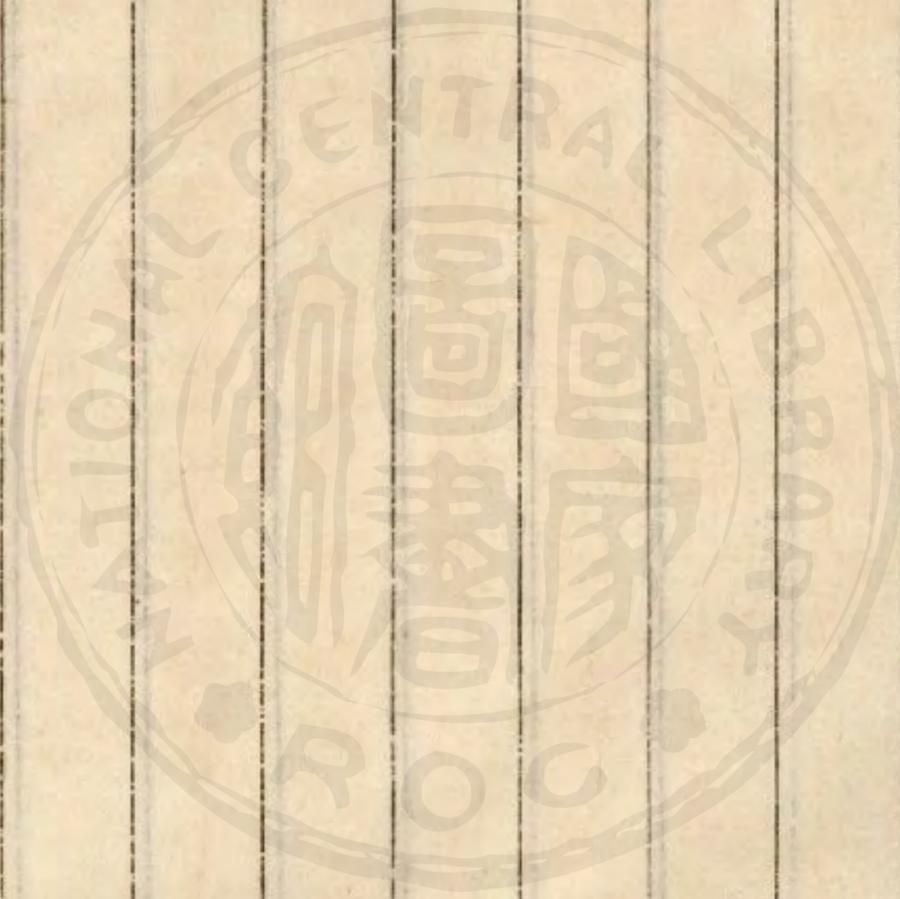
薑齋文集卷七

十一中華書局聚

蘇文樂卷十

上
珍倣宋版印

蘇文樂卷十



薑齋文集卷八

衡陽王夫之撰

賦三篇

闕一

其辭被楔賦

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不歡思芳
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子躊躇兮倚空山而蕭
清闐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

章靈賦

章顯也靈神也善也顯著神筮之善告也壬辰元日筮

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土既以得主而死為歆託此匪
人尤以遇巷非時為戒仰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以見

居調軫以理誓兮連權兆而晷夢

莫紅切

系綏擇以搖搖兮憂期愆而

恤豐

爾雅權始也夢不明也易愆期有待又豐亨王假之勿憂王弼
曰得豐亨乃可勿憂恤亦憂也閑居調其軫念之情以自理所

誓之志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肇啓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姓
自太原世系綿衍丁此亂世如冠之垂綏木之有擇搖搖其恐墜

也故既憂有待之期或愆抑以未豐
而亨為恤進退維谷懼忝爾所生也

皇濠泗飛以試困兮余祖御乎揚之土靖協勞于滹池兮采赤麓以

剖戶蟬考葉之文潛兮玉書宛其舒心筮鴻柯之非集兮珍海翻而

息南叶○食邑曰采蟬蟬聯也麟吐玉書春秋以作鴻掌而不爪枝

淵之時始祖驍騎公從揚之高郵舉兵應之迨成祖靖難又協贊

成勞於滹沱河故剖萬戶之封食采赤帝之麓嗣是蟬聯不絕逮

顯考徵君以文章理學起家受業安成傳春秋大義天啓初用

特徵入貢太學時不能用將授以散秩非所宜見歸而隱焉

眇熹光之麗形兮凌太白而揆初雖冽清其逖垢兮抑寒銑而善痛

凜不知其逾涼兮抽已秋之餘葍熹微明也人生而形具明斯麗之

朔日金氣方盛而揆日在初雖秉氣清剛而寒銑

不昌乃雖溝凜秋而猶爭夕秀其於時固已難矣

鄉升廉以脂轄兮齊側皆明夜以庶格契綸午於周原兮歸魂肥

其猶未莫謨白切○脂脂車也午旁午也昔邈遠引也莫安也壬午

歲舉孝廉於鄉方上公車冀得出身致主齊明夙夜庶有

感通乃李自成犯順於秦晉南歸冀全肥遁而張獻忠入楚湖南全陷奔竄不寧

勝調周飢於紫蠹兮永眇視於躍馬奮殘形以殆庶兮危季歎於撩

虎勝龔勝王莽贊紫色蠹聲永任永三都賦公孫躍馬以稱帝易顏

氏之子其殆庶乎季柳下季莊子柳下惠以孔子見盜路而歎之

子日撩虎鬚幾不免虎口癸未冬張獻忠陷衡州捕人土補偽吏時絕食傷肌以脫其汚庶幾龔任二子之意然其得免虎口者僅矣

釋余柩於曾波兮導告余浸以滔天行汨災而后嬰兮馬壯拯其無

人哀輪縈以瘠愁兮襲宵永而辭晨天叶○曾層通導導人戒塗者也易用拯馬壯言救難當健速

也張獻忠入蜀湖南稍寧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思廟自靖五行汨災橫流滔天禍嬰君上普天無興勤王之師者草野哀痛悲長

夜之不復日也

鷓俵皇而狂僨兮蠢蹊田而奪之豈弗悶其終沈兮荼良苦其將捋

之步岑薛以涓友兮援余戈而徂征孤拊和其怒節兮乾時潰其誰

榮國策鷓蚌相持漁人兩得之語云孤掌難鳴春秋不諱乾時之戰言能與讐戰雖敗猶榮

持徒為漁人之利率牽牛蹊田而牛亦奪也

死生以之豈徒邀世無悶而終隱之為得哉故涉歷險阻涓戒同志枕戈待日以有事焉而孤掌之拊自鳴自和至於敗績雖云與讐戰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

驂傲余以荒術兮皇雖阻其猶平叶胡釋余祖之亨遇兮吝余策於

南條遭申申其離即兮余情婉以終留陳介李其曷共平兮愁有心

而長區鳥侯切○荒大也術路也遭遲回貌左傳一介行李區藏也

既以從王起家胡為釋此不圖而吝南征之策也戊子冬既至行

闕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靖共而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故有死諍之事

荃服驚而未閑兮或進鼯而善啼軒聆律於秬黍兮夔繇庚其若蹊

燠女離而長謠兮矧既雨而中霏余姣固殉於所字兮蒼天正余以

無奔虹奇居宜色其衆媚兮睽星樞以思存蹇疾頽而嬰疹兮返牢

紘以行路迹違魏以率野兮魂悽悽其念故荃芳草喻君服乘也軒

律夔一足獸庚夷庚大道也申再也霏霽也奇奇衰不正也牢紘深閉也魏魏闕時山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而朱天

麟王化澄吳貞毓郭之奇萬朝流輩猶恣奸伎得進用結叛臣陳

邦傳下諫者金堡等於獄幾杖殺之夫哲愚之量今古不齊有黃

帝之聰則秬黍可察若一足之夔則坦道如蹊然則衆人之憤憤

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時值傾覆若谷摧之燠化離之女既不

能已於長謠況幸值事幾之可為若久旱之雨而姦邪偷一日之利更欲圯壞如乍雨重霽安能不益其痛哭耶唯余一意事主不隨衆狂而孤立無援如彼何也羣姦畏死貪賂復陰戴孫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為天樞非彼所思存睽而去之如遺屣矣既三諫不聽諫道窮矣乃以病乞身遂離行闕而心念此去終天無見吾君之日離魂不續自此始也

符威淪余離凶兮欣長摧而數訛詛余志之不充兮疇飾非於未化

叶○威滅淪喪之禍果合符於所諫庚寅冬兩粵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固誓捐生而勢不便天不即與孤臣以死數之訛也靜言

自責蓋亦志之未充故猶波流以有今日之生方之古人於斯媿也詎云遯跡窮山不為降吏遂得以天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

之

后適河以拂訓兮輔志鷗而逢怒配與旬其交佛兮何所肆余之雅

武屏服昧於蒸原兮震伐方以流耳□□既余之永仇兮王鈇亦維

以悼紀徊葛荏余糾躓兮眇余天而未可叶夙延清而歛虛兮紛莫

知余之所甫天王狩于河陽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季文子曰

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佛戾也武步也屏退也服用也昧幽也

蒸水出耶薑山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易震用伐鬼方

震大臣之象王鈇見鷗冠子謂天子之大權葛蔓草荏柔木言相

糾縈動即仆躓天所宜尊者甫美也時上受孫可望之迎實為所

挾既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

封為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害此豈可託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

思崩登之逝絕兮介芻款其無幾皓汔染于中遷兮歎頽齡其曷改

叶鳧喙鱗而泛行兮愈流眄以怡旃鷗遂胥以召嬉兮駭不信其已

然為不善如崩易斯速也為善如登難斯勞也其始也一幾之決其

終也相去邈絕矣其幾微之介芻汶難知而轉移歛倏使以皓素

之姿聊且受染於淄黃而中變其故則終至暮年不可復改是則

素抱清虛之志者安能妄投於一試耶夫泛泛之鳧隨波而喙魚

則人益喜其流蕩怡我心目若神雀忘其內美而亦與羣遊以致

人之歎賞斯物情之所駭而亦事之所必無者也故余之所甫自

非紛紛者之可得而知

屯建子于錫侯兮蒙納耦以受寅叶豈初柔之讓易兮麗險窞之何

姬力魚切曰維命余不猶兮奚懟位其不夙胚父壯以濟童兮妃內

景而中穆頰思返於貞牝兮哲懼膏之致焚窳余不知其畔兮遵原

筮以得垠參同契云屯納子蒙受寅謂屯陽在初蒙陽在二也屯以濟難蒙以養正其用別矣納耦者謂蒙二納婦吉退治內也夫屯蒙各有一陽在內卦屯以蚤見剛健得建侯之利蒙豈不然而以柔居初成坎險而讓平易所以然者則時在蒙昧不宜急見其剛才素位遲疑無容怨也唯是保乾父之剛內藏其健納坎水之景中守其明則蒙昧可濟而和靖於心是故李萼赴顏公之招臧洪同張邈之死成敗雖殊而道在經綸故得以烈聲自遂今所遇非人蒙晦無可別之跡則出身磐桓不獲如彼命之不猶唯

含貞韜明而已位既不夙其可爭乎俯而自思返於正順以遠膏
火之焚故事幾幽杳而生平素尚甘於戢退斯有垠岸之可遵者
也

聃當無以尙冲兮非廢用而頽滑康違堪以木形兮激契闊于履發

儷龍玄其貞庸兮矧秉禮于鄴闕

老子云當其無有車器之用頽廢滑亂也

人目康土木形骸謂不尚飾也契闊不合也履湯名發武王名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又人謂嵇康龍章鳳質儷龍謂二子皆如龍者二子以玄為尚然且在老則以無為用非並用而廢之以次滑亂在嵇則非湯武之征誅而不徇司馬況秉禮教於鄴里闕黨者其得弗擇地善行而徒取進趨乎

維食陰而質滋兮必吸清以填形爽脈叛其不來兮石頑隕而失星

裒冰惻此絲鼎兮歷棘纏其難康重湔情于荃側兮怨霄路之何長

爽清淑之氣也脈微動也霄路天路夫鄴魯之教以理人性以正人紀盡之矣夫人生食陰濁以滋形質而必受清剛之氣於天乃以充其體而善夫形色倘此清剛之氣見利斯昏叛去形質之內則如星隕為石不復得為星矣所以懷冰自戒憂此一絲之繫九鼎歷于紉躓之塗懼不得夫安步也其自念名義既如此矣而愛主之心尤不能忘湔寄此情欲往就之姦雄窒路如天難登如

之何其弗怨也

狂憤憂而自棄兮耿三歲而子遷遠清塵余穉慕兮抑朋蹇其企連

巴骨出而仍掉兮虎靈藉而養巽尸鼎號以隳庸兮矧自古之多券

穉慕如穉子之慕親也易大蹇朋來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巴蛇也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掉掉尾也藉假也鼎大也

鼎號謂天子之大命尸如祭者之尸代居其位庸功也自違君側以來於茲三歲而孤蹤屢遷望屬車之清塵而深其慕憶蓋願得

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樂與來連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颺尾而游而大君之威虎為狐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

有為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温失志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內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

遂託膏去聲以歸音兮雖先露其何怨鄰化哀而狎悻能兮豈不知秋

駕之可學媒與鳩其逌搖兮覆悔幾之先覺夢宵征之輕馳兮畏失

轡于罔決叶昏左次余騷莞兮徼神憫而啓彭哀公牛哀也七日而化為虎離騷鮫悻直

以亡身能黃能三足獸秋駕御法夢學秋駕事見莊子罔決荒遠貌彭行也使為可望者能如郇伯之為膏雨俾得遂所託以西歸

則雖溘先晨露固所願也以今者所居非乾淨之士所鄰而狎者皆化獸之人則豈不欲學御而得以馳驅哉乃其或為良媒或為

毒鳩逌雜搖搖胥不可測既已覺其不可託是以逗留而不往則將使我終不得遂西歸之志者斯幾先之覺也使茫然未覺則往

而不叶歸于一死而已豈不愈于鄰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既已覺之則非死之恤而失身之為憂是以夢輕馳而終畏罔決人之

已窮神或通之故當左次憂獨之際
希冀神之見憫而啓以所當行焉

儔勉釋余之焚緒兮曰窮通天以迓之帝攸箕以貞倫兮範有事於

稽疑袂端策而氛眇兮火出澤以章景宗廟震于悔端兮勞再告而

益昞傳友也箕箕子火出澤上睽卦卦六爻初士二大夫三卿四公

曰震于悔端再告益昞謂凡兩筮皆睽
上九神之所告其義甚明疑可決矣

好逑暱其姝俟兮猥貌之庸猜施膚寸以征合兮羣淫解而卷霓誠

豨溷其難測兮魍馮軾而增怪印孤清以弗堪兮歧不訾其所夫猜

○此演睽上九之辭而詳玩其占好逑姝媛以俟謂婚媾也猥寇
也既為好逑而毋庸猜則所謂匪寇婚媾也泰山之雲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徧天下則雨矣雨則霓為之卷藏正氣昌而淫氣不成
如此者以征則疑釋而道合所謂往遇雨則吉也豨豕也溷不潔
也謂豕負塗難測其不潔之心也魍鬼也馮軾在車中也謂載鬼
一車其情增人之怪也豕負難測之穢鬼增妖怪之情則以睽孤
之道處此而欲保其清貞固難堪矣夫曰婚媾曰遇雨似宜往者
也曰鬼曰豕又似不宜往者一爻之占歧而不合安能訾而決之
哉夫決也

訟徙倚而倘逢兮彖既章余以崇別女同閨其各袂兮孰嫫與施之

可頡衆美少之膏濡兮忘衷狠於飾柔中仲淳耀其瞳矐兮盟登天

而果求雖輿稜其勿恤兮矧弋矢之有時保昆烈以延昭兮勰杲質

於素思頡叶○訟內訟也中心聚疑如聚訟然徒倚不定也睽之彖

少女兌也膏濡澤之美也兌內剛外柔柔以飾狠也中中女離也

淳耀瞳矐日之光也登天照四國也輿稜亦載鬼之義弋矢謂後

說之弧也昆大也延昭謂致光于身也勰合也睽上九之象辭其

疑不易決也如彼中心聚訟欲得遇卦意以決之乃觀于彖而知

睽之為道不苟同而尚別二女之志不同美之與惡豈可頡頏而

同居哉今卦爻之動不動于兌而動于離且睽者離宮初世之卦

則道宜用離明而不宜用兌說衆人無知為少女所惑慕其膏澤

而忘其衷情之狠躁則以可望為歸者固矣若夫中女之含光以

照四國者則非專壹其心于忠貞者不能求也使誠得主而為之

死雖鬼車其勿恤況今之張弧者自有其說孤之時命在天而志

在己唯觀其象玩其占保吾正大光明之氣以體白日於丹心而

已奚復問津于少女之悅狠羊之躁哉於占既然素志亦爾神與

心協守其昭質暗投之侶

必謝幽棲之志益堅矣

亂曰天昧冥遷美無眈兮方燠為澤已日霽兮鑿秕孔勞矧懷婪兮

督非我經雌不堪兮專伏以需師翰音兮幽北千里翼余忱兮倉悅

寫貞疾煩心兮貿仁無貪怨何尋兮侵覃二韻通叶○天理也昧幽也眈久著也已日更一日也鑿

熟春也。秕粟皮。莊子緣督以爲經。督如人身之督脈。居中而行于虛。善不近名。惡不近刑。不凝滯而與物推移。所謂緣督也。倉悅憂貌。貿求也。天理幽隱。初無定在。遷移于無迹之中。則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其得立一必美無惡之事。以耽著而沈溺之哉。如方久旱。則得雨爲澤。更日不止。又爲苦。靈方其四海淪胥。不餘尺土。則矯制興師者。固以足音慰空谷。而久假不歸。釁深改玉。名爲漢相。實漢賊矣。君子之不幸而當此也。留則河山非有往。則逆順無垠。求以潔身而報主者。如鑿泚求精。亦已難矣。況敢懷富貴之褊心。當去留之大事乎。與物推移而知雄守雌。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涉。既非所能爲。則將退伏幽棲。俟曙而鳴。今孤臣在千里之外。吾君介存亡之閒。往逕既絕。來蹤未卜。唯幽冥之中。若有朕兆。可翼余忱。以必達人不可謀。天不可問。寸心孤往。且以永懷。思主則愴悅而煩心。求仁則堅貞而不怨。章靈之作。意在斯乎。

薑齋文集卷八

薑齋文集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贊

陶孺人像贊

孝而殉國人所聞奚俟余云慈以鞠不究其粥奚以相暴靜好爾音
函之予心有言孰謹偕隱之思已而已而焉用文之天或假尔以後
昆者髣髴不迷唯斯焉之爲儀

題熊畏齋先生小像贊

爐煙篆輕茗盃香清天歸綺閣人在瑤京談霏玉屑度挹芝英養丹
山之彩鳳族麗景而飛鳴

雜物贊

雨坐無緒念平生風物或時已滅裂或人間尙有而荒山不
得邂逅各爲敘其原委而贊之諸有當於大制作者不與感

其一葉則搖落可知已

髮積

糊紙作鍾馗狀髯而執簡空其後挂壁間以納櫛餘之髮

神力憤盈食妖充餒謂髮離巔其類維□□顧巔已□□繁有徒玄冠
赭袍云胡其徂

氣通

鑄方玉管作綺疏方暑簪之以洩蒸溽亦有冶銀及刻鳥羽
本為之者

百陽趨首鬱則或臆瓊瓏旁引紆此亢息陰升陽脫不霜而凜熱中
汗背非爾所審

天蠶絲

出廣西府江山中猺獞炙食其肉有絲如金縷以綴巾圈

弗飽女桑弗眠葦笛柔堅葩耀綴彼金玉乾綱既裂孰與維之千金

一繭不及貍狸

香筒

出納袖中香霧凝綺疏則不爇而熏沈水木紫檀象齒椶竹
乃至磨竹皆任爲之鏤人物花卉峯巒精者細入毫忽或
香魂化虛留之以凝裊衣閑閑偕爾寢興□□之夫猶葦是逐無所
置爾祛如□□

三百鬼見愁

亦草木之實生武當山谷或採令童子佩之云辟鬼魅狀類
粵西所產猪腰子而圓小精潤茶褐色有深黑文緣其間
鬼愁不愁人亦不知如彼明王守在四夷爾不我佩鬼愁何有使爾
今存人胥疾首

示文料絲鐙

燒藥石爲之六方合成外如絲內如屏花卉蟲鳥五采斯備

然鐙其中尤為綺麗
元夕張鐙漢明創始窮工取麗既光且綺爭月搖星石繭火機以陰
以雨奪我容輝

太平鼓亦不啻
以鐵為棊鞦羊革作一面鼓棊下施十餘小鐵環揭長柄擊
鼓搖環琅琅鑿鑿鐙夕之巷樂也
三百韶年河清海謐歡情踔厲播于始吉天山笳哀漁陽搗斷凡今
之人孰肯念亂

活的兒
以烏金紙剪為蛺蝶朱粉點染以小銅絲纏綴針上旁施柏
葉迎春元日冶遊者插之巾帽宋柳永詞所謂鬧蛾兒也或
亦謂之鬧嚷嚷

暄風未動春物已翩人載春心爭物之先蘧蘧殘寢生意不蘇梟巢

人頂仍啄其膚

果罩

漆竹絲或燒假珠子爲之中固無果名而已矣顧非是則不

足爲筵

非以給欲如彼繡衣目愉心愜何必不饑胡孫充噉偃鼠滿腹安用
初筵貪饗已足

高柄盃

茗盃下有足可拱可把以架承之古者尊有禁邊豆有房應

謂爾贅疣何者非贅苟便飯歠放流奚害擎拳致肅無患捧盈措地

不可而後亡傾

不窮盒袋

用亂髮結繩作大目網納盒其中荷之以行

匪絲匪臬取彼亂髮如山既童柯將焉伐饋食往來露其乾餱苞苴
不諱亦孔之羞

不阿高閣

小紫竹為架下斂上張以度字畫及藁紙挂壁間
截彼湘筠度我丹策伸臂以探攜無曰益今作字者匪訟則貨藏恐
不密畏爾賈既

茶托

緝小草結之如蒲團狀大纔如盃藉茶具不令蒸歎損案漆
使僧如槌爾可安禪不壞色相淨理乃全今者羣口大如修羅炙手
可熱爾其奈何

鑪几

大理石為中烏木為邊似案而小以承鑪香匙瓶

明窗棐几香縷縈空終遠腥熏願承下風太玄為守介石為心君子

去我夜氣惟金
吹氣燭言昔申爾不吝施爾長

看相

干茲十冶銀作箴管粉合鑰囊綫囊蓋內則女子所佩實去而形存
精以湛者也
紛悅象掃女職所勤用絀形傳聊樂我員怒馬街妖裏袖爲姿珊珊
冉冉奚有來遲

袖籠

射者衣大褶則以幅錦裏袖詩之所謂拾也

射維觀德容乃德隅雖云綦袖不礙卷舒削幅見肘恆有殺容如鷹
常攫雀馱其空

銘

筆銘

爲星爲燐於爾分眇爲梟爲麟於爾傳真吁嗟乎吾懼鬼神

秘閣銘

柴桑無絃得琴理何用揮毫而藉此

硯蓋銘

黃塵玄埃切近其災苟藏身之已密彼於我何有哉

杖銘

莫如信平不言之慮不傳之德

拂子銘

所往為之如彼為也語助或窮斯焉取舍

圍碁銘

子入奩局摺紙將欲何為勿寧事此

梳銘

新安黃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師請余為小傳見贈瑋瑁

梳一合云藏之無用久矣非先生無可贈者感其意而銘之

我瞻斯人皆可贈者達多迷頭非無頭也豈其遠而神農虞夏

南窗銘

北窗涼風南窗夕曛五柳高臥之心寢依京雒悲哉乎夕堂拂蠹之志邱首滇雲

觀生居銘

重陰翳淳浮陽客遷孰忍越視終拙手援物不自我我誰與連亦不廢我非我無權盥而不薦默成以天念我此生靡後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氣不戰之爭欲垂以觀維自觀旃無小匪大無幽匪宣非幾蠕動督之網鉗弔靈淵伏引之鈎筌兢兢冰谷裊裊鑪烟毋曰殊類不我覲焉神之攸攝鬼之攸虔喙頑荒怪恆爾考旋無功之勩不罰之愆夙夜交至電灼雷喧

薑齋文集卷九

薑齋文集卷十 家世節錄

衡陽王夫之譔

禮大夫有家詩稱有邨家室司馬遷紀列國爲世家下況之

辭也今制七品以下通乎士六品以上通乎大夫先驍騎公

以公爲肇家于今十三世雖子孫之弗克構乃家固得以有家矣夫

不肖以墜令聞又遭茲鞠凶國緒如綫家亦以殄嗚呼維

我祖暨考之保此彝命者寧有替也夫之最晚生時得敬聆

庭訓者十百之一二隨節譔錄肅呈之從長兄萬戶伯兄孝

廉僉曰諧汝從嗚呼後之人其尙念之哉時□□十有二年

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仕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之後至離次子威而分至鴈門太守昶而著□

元以上興替不一元末有居高郵州之打魚村者斷爲始祖驍騎公

驍騎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羣雄逐元公兄弟亦起義

兵會焉或歿于兵中其與公並顯者公弟仲二公仲三公皆從太祖

渡江仲一公以功授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戶仲二公仲三公各以功

累襲長沙衡州二衛指揮驍騎公生明威將軍上都尉公諱成從成

祖南下功最陞衡州衛指揮僉事乃宅于衡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

全嗣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能皆襲世職終于官嗣都尉公生昭勇

將軍上輕車都尉公諱綱累官江西都使司都指揮僉事輕車公風

裁剛正爛治文墨掌衛事時與太守古公偕見直指使古公自司馬

郎出守郡執舊屬禮與公爭西上公據祖制折之曳落其裾直指使

以公為直會同里劉黃公吳請於廷修南嶽廟部推公能檄入川採

木歸督造廟歸然帝制崇麗冠五嶽所費不過五千金皆公所區節

也事具商文毅公輅碑記後官江西與藩臬會紫薇堂藩使以公伉

直欲以文墨相難連綴韻語公應口和之如夙譔藩臬使皆為斂容

焉

輕車公生驃騎將軍上護軍公

諱震

字東齋累官鎮守柳慶參將始

輕車公所與伉太守古公者擢大司馬驃騎公以舍人襲職過司馬門下古公閱世系狀知爲輕車公子問曰汝王某兒耶應曰諾古公曰王某文武材也此正思擢之以紓邊急今豈其沒耶對曰某父以某時歷江西都使卒于官古公愴然改容作而嘆曰汝父風采今日若在人目中虎父不生豚兒汝但好爲之無憂不大用護軍公泣伏再拜而退逮致政里居每舉以戒子孫至先君猶能詳道之如昨日事嗚呼先正體國用人爭而不忤如此天下何得不晏然顧非輕車公之大節實有以厭君子之心者亦無以得此驃騎公累官二品家無餘貲柳慶居百蠻之衝懷柔震疊不侵不叛其承堂構而報元老之知亦有所自來也

驃騎公長子

諱翰

襲職累官都使卒賜葬祭第四子處士公

諱寧

號

一山居士始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焉

一山公長子順泉公諱亨郡文學次掌故公諱雍號靜峯應隆慶四

年鄉貢初授武岡州學訓陞江西南城縣學諭致仕卒于家掌故公

純懿寬厚推重倫輩凡應貢者類以捷得相競公屈餽滿請讓于所

受業師學使者義而許焉公以遲之閒歲家世弁組頗務豪盛公苦

吟清澈不問家人業或故詰公曰一石穀舂幾許米公曰一石米輕

薄者笑焉公亦不怒其敦長者行類如此夫之童年曾于先君篋中

見公試論一帙今忘之矣記其髣髴清健樸亮似楊貞復手筆至論

留侯用四皓爭太子非大臣體王茂弘不得為純忠蓋補綱目所未

及也

掌故公生三子長次峯公諱惟恭次少峯公諱惟敬次太素公諱惟

炳補郡文學少峯公之始生也掌故公夢有奇徵故小字曰夢公姿

貌森偉長六尺髭鬚疎秀瞳光透出十步伉爽尚大節飲酒至一石

不亂歲時衣大褶戴平定帽坐起中句矩或勸公曰君閥閱胄子郎

君又以儒名家獨不可以儒服乎公笑而不應掌故公之卒以貲讓
弟太素公隨散隨益之終身不見一長吏亦不襍裾于富貴之門縱
酒自匿而竟日口不道一里巷語遇人有不可者面折無諱而姻黨
敬愛生平如一日居家嚴整晝不處于內日昃入戶彈指作聲則室
如無人焉者課先君洎仲叔二父誦習每秉鐙對酒寘筆硯座隅令
著文藝恆中夜不輟仲父偶戲簪一花驀見之作色曰此豈吾子弟
耶故先君兄弟終身不有華曼之飾先君年在旣立聲望已著每小
失意猶長跼踰時必痛自謝過乃已或時爲勞勉焉夫之少不肖蒙
譴于先君仲父述此以見誠相向欵歔已哽塞不能竟語公年五十
三蚤卒大中丞李公燾爲表墓焉元配馮太孺人無所出繼配范太
孺人生三子長先君次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次季父諱家
聘字子翼皆郡文學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榮利博識工行楷書古
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顰頰曰何爲

作此兒女嚚唳晚歲築室垆外號曳塗居時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
漆園吏東臯先生去人不遠生長兄玉之起邑文學以繼絕嗣祖職
官指揮使季父儒而俠不屑家人業裘馬壯遊敦友睦事先君如嚴
父生珍之中丞李公

先君諱上从卓从月字逸生一字脩侯志考亭閩山之遊以顏其居

學者稱武夷先生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研極羣籍已游

鄒泗山先生德溥之門講性命之學萬曆閒為新建學者甚盛淫于

浮屠先君敦尚踐履不務頑空嘗曰先正有言難克處克將去此入

德第一持循處吾力之而未能也一切玩好華靡不留手目篤孝敦

友省心減務窺所淵際大概以克己為之基也雅不與佛老人遊曾

共釋憨山德清談義已聞其論拂然而退終身未嘗向浮屠老子像

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觔滿野募僧拾而瘞之並使修懺摩法

仍曰此自王政掩觔骼之一事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僕傭之狼籍

也已屬之矣固不容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佛而或效之

少峯公早世

夫之

兄弟不及見先君色養聞諸先孺人終少峯公之

世有所呼召未嘗不稱名以應每加戒訓則長跽中庭非命之起至客至不起已乃煦然無少見顏色少峯公卒柴毀泣血免喪親故乃不相識在殯食一溢米粥力疾執葬事畚鍤栽植躬與傭力雜作范孺人之疾革也先君方授生徒于衡山范孺人不欲先君之亟歸逮屬續仲父方以信走報猶諱言不測時已昏黑就主人借一駿馬馳百里丙夜抵家先君體清羸素不習馳縱轡馳陰黑中把火者不相及卒無傾躓聞者以爲神助及歸已復魂矣匍匐號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范孺人以痰疾終收所唾于盂藏之苦次每捧以哭始于絕聲每上少峯公范孺人墓酌酒泣下耆艾之年猶作孺子泣歲時薦于寢整衣鵠立屏息攝足茶醴之奠必躬執焉

夫之

兄弟閒請分其勞

皆不聽許待仲叔二父終身無一閒言或遇涕意事相對二父則笑語如常脫然忘其所憂戚一觴一詠評古跋今諧適送難歡如朋友而危坐正膝不傷於媒至於衣無私主財無私藏則初以爲適然未嘗留先君胸中不足細述也

萬曆間諸以理學名者拱手曳裾糲褶峨巾以爲容先君口無過言身無嫚度而坦易和粹衣冠亦如時製無所矜也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弟亦稍與聲氣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而

不懽者經日丙戌歲鄉試楚士于湖南劉浣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

牘屬夫之已授之鐫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內事耶卒不許竟其事大約窺先君之志以不求異于人爲高以不屑浮名爲榮故性不喜飲酒而留客卒歡或至中夜不以斷肉禁殺爲仁而啓蟄方長終無侵害食品非雞鶩豚魚未嘗下筯終身不過狹邪之門而對歌舞亦爲之適然投牒歸隱未嘗岩棲谷飲而盤桓斗室竟歲不履

城市自非忠孝大節卒不修赫赫之行此以恆久而不可亂也

先君為制義風味似馮具區詣入似朱大復每以理極一往翔折取

意為至而不多取績藻論文則以極至為主恆苦作者不能臻己所

未到早受知于邑令胡公忘其名自童子中以國士相期會學使者

有所嗛于邑故抑先君以示意繼新安立齋王公宗本令衡復深相

知凡兩最童子科乃補郡文學以文字相知許者義興周公應脩太

湖馬公人龍四明陳公圭溫陵劉公春

先君以萬曆乙卯辛酉兩副秋榜分考胡公允恭首薦太史西溪繆

公昌期業定錄名次以對策中犯副考朱黃門童蒙名黃門不憚置

乙第是年熹宗登極以恩予副第者貢太學先君年已五袞倦于文

場歎曰余分在此且筮一命或得報政而邀王言以補祿養之不逮

也遂應貢入辟廡歷滿應部銓時選政大壞官以賄定授正八品官

先君素矜風軌及是相知聞者謂必罷選不就先君笑曰積薪何常

之有我應此小用者何意無亦聊與優游而以悻悻去哉初仲父聞之亦為扼腕先君自都門歸欣然盡遣諸胸中仲父歎曰吾兄所謂賢者不測也已赴謁選會烏程當國操切以希上旨其姻家唐元弼者乾沒副貢籍求府判所部覈罷之烏程怒為罷銓郎新銓郎蔡相奕琛會烏程意旨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甚暗索賄焉先君曰是尚可吏也乎吾以求一命為先人故俛折至此若出賊吏胯下

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詣儀曹辭罷大儀慈谿馮公起龍笑謝先君

曰觀生氣固不可折者吾為選君必日暮為除遣何有長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氣乎先君正色長揖而對曰無所辱公嘉惠某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終不敢欺天以暮夜金博一官碎假帖而退夜買驢出春明門遂歸時藥灌畦若未踏長安塵者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邑庭亦不通雜賓客非兩叔父外諸從洎及門問字者往來都絕長吏到

門以疾卻刺夫之舉主歐陽方然先生諱霖相過請見者三乃一報

見而止猶不懌者終日焉

先君少治詩徒治春秋躡屩東經走安成亭州問業所向即傾動人

士已授生徒精為研鑿及門達者先舅氏孝廉譚公允都舉首歐陽

節庵瑾開建令經元貴陽馬丹鄰之馴晚歲端居屏人事里社後進

間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點定時際欣適亦為論次如郭季林鳳躍

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皆所鑒別俱為名孝廉會喪亂不得竟其

所至先君和粹不立城府燠然無所牴牾于物顧所不可纖毫不以

折意方謁選時邑大常卿陳公宗契零陵銓司蔣公向榮深相引重

欲為先君地皆笑而謝之大參陳公聖典會先君因致書長安達者

先君受之中塗發械有先容語遂不復致橐之而歸初欲返之大參

已而曰何用作此曉曉折彼意為因不果返之營道駱都督思恭掌

金吾事監修國史史成例薦纂修者晉所考秩予速選以同鄉故咨

先君子部先君亦笑受其咨既終不以赴部亦不以返于駱留笥中

抵家乃焚之蓋先君大節求盡于己而不標君子之名以自炫大要

如此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于先君曰夫之此行也將晉贄于今君

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

敢知也要行己自有本末以人為本而已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

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

可殉矣嗚呼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當

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遯或得披草凌危以頸血效嵇侍中濺御

衣何至棲遲歧路至于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小子之弗克靖也人也非天只矣

初伍學父先生與先君為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書萬餘卷

居恆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後先生猝得熱疾瀕

急不能語先君躬執藥食先生目語先君如將有所授者先君輒俛

首不答歸而歎曰吾寧負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託也先君嚴于

取與大率如此夫之所目擊者未嘗輕過一人飯亦未嘗輒受一人

名刺凡夫之兄弟所交遊稍有箋扇之饋必峻卻焉伯兄己卯上北

雍旋于白下市縛音線絹製袷衣著綿以進彌月不敢呈漸因先孺人

奉之笑視良久取而藏之經冬不御閒歲仍返諸伯兄伯兄復因仲

父婉道意乃以所值授伯兄始取服焉兩兄洎夫之有茗菓羹脯之

獻月不敢再間月進之亦多納而不嘗兩兄省試歸曾買小說一帙

奉先君爲解頤之助開卷視數則輒束焉嗣以遺族叔且曰此兒子

所奉也仲父以閒言曰兄之子幸免不成立所奉亦筆舌所得何峻

拒之如是曰其人則吾子也其物則非吾有也以吾一人者用物于

天地而數人者取天地之精不已汰乎且清心省事徒以行之他人

而不行之吾子其亦以此忤物矣且吾以此教豚犬子尙不能不轆

轆浮沉于名利之際奈何復決堤而先之泛濫也凡受業于先君者

約數十輩束脯之儀以貧而卻之者半焉時亦有所賑予及爲人排

藿齋文集卷十 七 中華書局聚

急難要未嘗輕先期諾之賢者不得而親不肖者不得而疎也夏紵冬絮擁膝危坐閒終日而不一語自夫之有識以來二十年如一日亦姻黨僚友所共知無得而閒焉且吾以此推之亦不肖也先君嚴於自律恕於待物卽僮僕亦未嘗深加訶責以少峯公塋墓爲族人不肖者所犯一訟之有司此外無一字入郡邑會衣新繒褶過城闐有鬻薪者醉而突出以所荷杖刺衣幅裂落其裾其人惶遽故狺狺作不遜語先君笑曰待我執汝索償而始作此狀未晚今日去不須爾也其人雖醉不覺膝之屈也先君亦顧而去之又嘗晏出門外有鬻豆糜者踞坐門檻命之起不起稍正色詰之顧瞋目直視捧其糜擲中先君巾服皆漬先君徐步入內易衣家人皆不測所以先君亦不語以故徐聞門外喧逐則鄰左人共搏其人盡以所鬻糜投之溝中粹而將繫之矣先君易衣畢遽出語搏者彼幸未有所犯于我直蠢愚不慮難爾何忍令其荷空甌歸無用以對妻子爲如其

值而授之錢鄰人皆驚訝餘怒不已詰旦乃笑而謂之曰子昨者之
怒今可以忘乎未耶故里中之醉而號者爭而鬪者樗蒲而相逐者
惟恐令先君知鄰有貴介子弟任縣令罷歸不能輯其奴客虐侮市
買小民先君遇之則正色視之雖未加詆訶而無不倉皇失措者後
遂漸畏而改焉凡里中郡邑文學有數至公門請謁者皆令攜巾衫
人走閒道不敢經過門閉先君後漸聞之歎曰夫我奈何使人徒畏
遂以禁步門內又曾以孟冬攜夫之上一山公塋歸渡耒水操舟人
索錢不已從人與之爭其人醉而狂詈刺刺不休奮石相擲及夫之
馬首夫之于馬上勸止之愈不得止夫之怒令人搏之其人掉舟中
流無可如何先君見夫之怒不可遏從容上肩輿去使人傳命云此
何難且歸徐告于有司捕繫夫之乃迴轡而反抵家先君色既不忤
又不一語及之夫之不敢請遲之數日乃曰前者操舟狂夫何以不
屬之有司乎俛而微笑夫之不覺汗之霑頤先君乃爲好語慰藉而

甚急先君爲僞胥所得勒至郡城僞吏故爲輒語誘先君致夫之兄
弟先君張目直視終不答僞吏怒將羈先君先君歎曰安能以七十
老人俛仰求活沐浴易衣就親故告別將以是夕投繯夫之聞先君
在繫乃殘毀支體舁簣到郡守候徹夜乃不果明日遂以計脫遁黃
岡奚鼎鉉始以文字與夫之相知聞至是陷賊中爲吏力脫先君子
險先君終不與語

永曆丁亥

夫之

避居湘鄉山中伯兄匿跡東安之四望山先君間寄

手書至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爲念時八月二十三日也書
發之明日遂以覲疾伯兄踉蹌先歸夫之以次還先君顧不喜已乃

力疾率伯兄及

夫之

上南嶽峯頂以隱俄而疾急乃曰吾居平無一

言可用教汝兄弟者況今日乎我卽不起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觀
行城市違吾雅志且以瑩兆在彼累汝兄弟數見諸不淨事也臥病
三月未嘗有一呻吟之聲十一月十八日平日扶起晏坐而終先君

之於患難生死有如此者十一月十八日平日并味是坐而為夫

先君子文詞詩歌不數操觚蓋以簡狎性情懼藝成之為累也早歲

與學父先生洎詩僧復支頗有酬和皆削其藁盡無傳者夫之所獲

見者送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贈處士陶翁萬梧夫之妻父文今皆忘

之矣又曾于刺尾得覩過應山平靖關一絕句今附錄焉楚塞橫開

西接秦平沙風起柳花春即今江北須回首渺渺江南愁殺人崇禎

戊辰春所作也

先君子書法不求甚工而終身不作一行草及縱筆大書易簣之歲

七十有八先卒三月所敕夫之兄弟手札皆蠅跡鴈行如界畫少所

讀書收束潔齊五十餘年帙卷如新生平未嘗敗一陶器殘楮廢藁

歲聚而焚之食無兼味飯止一盃飲酒不見酒容諸非時蔬菓烹飪

失宜者絕不入口葺屋取蔽風雨所居一室淨几堊壁蕭然無長物

禁夫之兄弟不令置田宅僅以給一年豐凶之中為止曰安有儒素

而求田問舍者且貪之媒而禍之始也大歡不破顏而笑大怒不虜
聲而呵北還遇盜于良鄉縣界掠奪殆盡會有中丞赴鎮遇焉遣人
存問並邀往見欲爲追捕先君謝而不往唯一笥中餘二十金同行
者多有所餘而故闕之以窮告先君遂分所餘授之不取償焉凡此
皆細節不能具誌要非先君所留意聊贅一二語以記素業用示諸
後云爾

先君元配綦孺人外大父掌故公

諱

□綦孺人淑順孝嫻生子一三

歲而殤孺人以萬曆甲午歲卒繼配先太孺人姓譚氏外大父處士

念樂公

諱時章

念樂公性和愷爲敦篤長者顧崖岸嶄峻不可干侮

曾遊巴蜀有姻戚宰充國往訪之因稍留廨舍其館客倨諧一言拂
意不辭而出疋馬走江濱順流泛三峽而歸主人數道追贐已弗及
矣其標致高遠如此念樂公配歐陽太母生子三長惺敬公

諱允阜

季玉卿公

諱允琳

皆邑文學中子小酉公

諱允都

中天啓甲子鄉試

乙丑上春官以文句犯權奄置乙第女二長即先孺人次適文學伍

季咸公一盈遇亂為賊所得不屈罵不絕口賊以刀環亂築致殞先

孺人生伯兄介之中崇禎壬午鄉試次仲兄參之弘光選貢未就廷

試遇亂以疾先先君卒次不肖夫之以壬午舉人授行人司行人予

假養病歸山今行年四十矣孫七枚敝勿藥致敝勿幕敵伯兄出

救致皆仲兄出勿藥敝勿幕敵夫之出救以孝殞于難致早夭曾孫

一生祁敝出諸人於夫父聖公前一奉歸人出則奉歸主十一三

先孺人年十九歸先君以少峯公之嚴雖先君及兩叔父籍甚士林

未嘗少為假借顧于先孺人則不能不喜道之曰此孝婦也先孺人

終未自言所以事舅姑者今故不能述其詳閒聞之叔母云少峯公

洎范孺人存日起恆不待曉色夜則闔坐徹丙夜茗漿酒餌以進者

不敢使烹飪刀砧之聲聞于外隆冬不爐懼煙炤之達也盛夏不扇

懼其作聲響也與侍婢語必附耳嚅唳雖甚喜笑不見齒也少峯公

晝出于外薄暮入則滌器移案之類都不復作如是者終少峯公之
世閒歸寧外大母頗加慰問則對曰居家固如是未見翁之獨嚴也
外大母後述之輒以爲笑少峯公卒范孺人雖慈愷亦不忍不以事
少峯公者事范孺人執三年之喪哀泣瘠毀傾筥篋以襄大事迨釋
服無以卽吉焉與仲母吳太恭人相得如骨肉白首無間言一庭之
中兄弟閭閻于外妯娌離離于內歡然忘日月之長後雖析居閒十
日不往還則怲怲若失季母萬晚得奇疾性稍亂先孺人一往問之
則流涕竟日其卒也一慟幾絕從大父太素公暮年喪子與朱太母
就養先君酒茗必清蔬脯必治飴粥果餌逆探其意而供焉二十年
如一日每逢綦孺人生忌躬設香茗拜薦事掌故公如父綦太母如
母向卒五十年言及猶爲慘然變容對先君如承嚴賓先君夙有痰
疾煮藥調食必躬親執事不以屬之子婦及委僮婢先君疾革時先
孺人新自病起羸弱不振顧蚤起晏息篝火親事一如其素焉家承

嚴政內外栗肅者九代自先孺人易之以和愷育夫之兄弟恩九而

威無一遇諸新婦則純用柔道談笑拊摩終歲不一蹙其眉即有過

失不加訶譴徐俟其悔悟而後微戒焉顧恆歎曰吾性不欲以嚴待

人自此以往流及于後將有不率而反唇者乎雖然佳兒女豈須人

訶責不肖者操之益橫出矣人日趨下顧非吾作法之涼也先君宦

學四方家徒壁立先孺人躬親舂飪支盈補虛以佐圖史舟車之費

費踰千金而兩兄及夫之鐙丸書卷衣履贈遺娶婦飴孫以及歲時

嘗薦伏臘酒漿之屬不計焉皆先孺人之手澤也顧每有贏餘輒盡

散以施嫻黨之乏及他迫而來告者下迨僮僕人得取給恆霈然有

餘終不囊宿一錢曰奈何以有用置無用之地也居少不約居多不

豐順聚散以隨時故晚遇喪亂麻衣橡食欣然如素夫之兄弟藉以

保其硜節實厚載之無疆也夫之

先孺人年七十四伯兄洎夫之同舉外王母歐陽太君年九十有二

生小西公舉于鄉歐陽太君母年八十有四生元素公炳舉于鄉官
郡丞楊太母所生母年九十生恥所楊公舉于鄉官州刺史凡四世
略相等戚里以爲盛談先孺人晚年尤康勝年踰七十起居如五十
許以仲兄洎夫之婦陶相繼早世嗣先君見背哀愴所侵始見衰微
己丑歲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絕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庚寅八月
初二日橫罹崩摧俾年衰劣于先世嗚呼無始安再造之功永天水
當歸之痛此夫之含恨沒齒而不慊者也哀哉

薑齋文集卷十

101311331

皇朝文獻卷十

當謂之辭也 夫夫 舍則其故而不動者出夏始

味二日對野嵐辨軒平素於下夫出朝判無故安再盡之而承天木

巧任處 夫夫 不華於王爵依爾然無備野憂思益隨者以與實八民

指以軒尺成 夫夫 融則醉鸞早世隔夫昔具背京創復對故良素燭

翻卧等如里以爲過矯夫語人知平大東翻平韻士十亥吾咳正十

雅不縣太母祖主母平六十一主領祖縣公舉于職官附陳史凡四世

主小西公舉于職制則太吾母平八十百四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柒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52210

